

太平洋战争时期在渝韩国 独立运动团体与苏联

[韩]金东吉 廉仁镐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在渝韩国独立运动团体与苏联的关系,以前少为人知。最近,笔者在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发现了4封韩国独立运动团体写给斯大林的信函。这4封首次披露的信函对初步了解当时韩国独立运动与苏联的关系以及韩国独立运动阵营的处境,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 韩国独立运动 苏联 信函

在太平洋战争时期,韩国独立运动阵营对盟国进行了更加活跃的外交活动。历史学界对这一时期韩国民族独立阵营对美、对中外交活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个时期的相关文献保留较多。^①但是关于当时对苏外交活动的研究却未见报道。因为大多数学者认为在这个时期苏联和韩国独立运动阵营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与之相关的任何文件,所以无法

① 关于太平洋战争时期韩国独立运动阵营与美国、中国有关资料有,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2, Vol. I, Korea, pp. 858—881; 1943, Vol. II, Korea, pp. 1090—1098; 1944, Vol. V, Korea, pp. 1290—1298; 1944, Vol. V, Japan, pp. 1225—1243; 1945, Vol. VI, Korea, pp. 1016—1036; [韩]邱大烈:《韩国国际关系史研究2》,第二章,历史批评社1995年;郑溶郁:《解放前后美国对韩政策:渡政府构思和‘中间派’的政策》,汉城大学出版社2003年;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地域韩人团体关系史料汇编:上海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档案史料(一)、(二)》等。

对其进行研究。^①

最近,笔者之一金东吉在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发掘了一些能够说明太平洋战争时期在中国重庆的韩国独立运动阵营对苏外交活动的史料,即不同的韩国独立运动团体给斯大林的几封信函。但是由于找到的信函只有4封,而且每封信函的内容较少,因此对彻底了解当时的对苏关系还存在一定局限性。然而通过仅有的这几封信函,可以初步了解当时韩国独立运动阵营也非常重视与苏联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可以推断当时在重庆的韩国独立运动阵营所处的处境。

希望本论文能够为太平洋战争时期对苏关系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 朝鲜义勇军给斯大林的信函(1942年2月)^②

原文如下:

朝鲜义勇军指战员从中国寄给斯大林的信

译自中文

苏联驻中国(重庆)大使馆

转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外交部)

1942年2月

致斯大林先生并转苏联红军战士和指挥员:

苏联红军自建立之日(1918年2月23日)起,已二十四

① [韩]金学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对苏维埃俄罗斯外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80周年纪念论文集(下)》下,国家保勋处,1999年;[韩]邱大烈:《韩国国际关系史研究2》,第五章,历史批评社1995年。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30,总卷225,案卷9,第12—13页。

年了。朝鲜义勇军代表三千万朝鲜人民向红军致以热烈的敬礼。

红军从建立之时起,不仅为贵国的革命事业立下伟大的功绩,而且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伟大的功绩。

在过去的一年里,贵国遭到了纳粹德国的进攻。在您的领导下红军表现出了全世界公认的无比英勇的精神。特别是近来红军在各个战区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重创了德国匪帮,打得他们溃不成军。

这些辉煌的战线为彻底战胜侵略者奠定了基础。

我们的军队从成立之时起,就同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并肩地参加了对敌斗争,已经四年了。我们的军队努力发动朝鲜人民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我们(在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反对日本进攻贵国的任何企图。我们为争取朝鲜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为加快全世界反侵略战线的胜利而斗争。

我们深信,贵国英雄的红军在不久的将来不仅消灭希特勒匪帮,而且消灭帮助希特勒的任何法西斯国家的匪帮,为全人类的自由与幸福,将他们彻底粉碎和消灭。

这是在 1942 年 2 月,朝鲜义勇军(朝鲜义勇队)为纪念红军建军日(2 月 23 日)致电斯大林的信。信中对苏联红军建军日表示了祝贺,强调了创建红军的历史意义,并介绍了朝鲜义勇队的活动和贡献。对信函具体内容分析如下:

第一,书信中说,朝鲜义勇队“代表三千万朝鲜民众”向斯大林和红军致敬。1942 年 2 月,在韩人武装力量中,朝鲜义勇队是在对日作战中最强大也是最英勇的一股力量。朝鲜义勇队于 1938 年 10 月在武汉创建,最初是在华南和华中地区开展抗日宣传活

动。1941年春,“朝鲜义勇队”主力扩大了其活动范围,渡过黄河进入了华北地区,于同年6月,朝鲜义勇队转移到华北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太行山地区。

1941年7月,朝鲜义勇队在太行山地区与其他韩人合作创建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制订了在华北地区展开武装斗争及宣传活动、培养抗日干部以及在日本占领区开展地下抗日活动的三大方针。^①据此,从1941年秋起,全面开展了武装斗争及宣传活动。1941年12月12日在石家庄附近元氏县胡家村执行战斗任务的29名朝鲜义勇队突遭500名日军包围袭击,导致5名战死、2名重伤,其中1名被俘的挫折。^②

虽然1940年9月由右翼韩人组成的“韩国光复军”在国统区已经开展了活动,但是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而曾在“满洲”所向披靡的东北抗日联军部队所属的朝鲜人部队已经转移到了苏联境内,由于在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因此进入苏联的东北抗日联军所属的朝鲜人部队的抗日活动受到了限制,无法继续进行抗日活动。所以,信中所说“朝鲜义勇队”“代表三千万朝鲜民众”的说法绝非夸张之辞。

第二,在信中,以“朝鲜义勇军”的名称来代替当时的正式名称“朝鲜义勇队”。1938年10月,“朝鲜义勇队”组建时,受国民政府资助的韩人希望使用“朝鲜义勇军”的名称,但遭到了国民政府的反对。因此,他们采用了朝鲜义勇队这一带有“半民半军”色彩的

① 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3—273页;[韩]廉仁镐:《朝鲜义勇军的独立运动》,罗南出版社2001年,第83—109页。

② 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第282页。

名称,而其负责人金元凤(化名为金若山)则成为“朝鲜义勇队”队长而非“朝鲜义勇军”司令。^①但是“朝鲜义勇队”队员们一直认为“朝鲜义勇队”是独立的韩人抗日军队,所以有时也使用了“朝鲜义勇军”的名称。

1942年5月,在华北八路军作战地区的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干部们总结了那段时期的活动,他们整理的文件名称称为“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总决”。^②朝鲜义勇队在致斯大林的信函中使用了朝鲜义勇军的名称,是用以表明他们是一支正规部队。

第三,信函赞颂了苏联红军为解放被压迫民族所做出的贡献以及英勇抗击德军的精神。信函中写道:“红军自创建以来,不仅在贵国革命,而且在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还赞扬说,虽然“去年贵国遭到纳粹德国的侵略”,但是红军在“阁下的领导下”,“以英勇顽强的斗志”“面对德寇的疯狂进攻开展了举世瞩目的顽强斗争”。

1941年6月22日,德军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对苏军进行了疯狂进攻。希特勒打算以闪电战在2—3个月内给苏军以致命的打击,进而进攻乌拉尔地区。苏军初期受到突然袭击而败退,在短时间内丧失了大片领土。但随着冬季的到来,苏军逐渐克服了失利的阴影而恢复了士气,逐渐夺回了丧失地区,并把战线推向西边。朝鲜义勇队致信的时候,正是苏联军恢复士气,在各地进行英勇作战的时期。

第四,信中还介绍了朝鲜义勇队在东方与日本开展激烈斗争的情况。信中提到,“我们的部队创建4年以来,与中国民众及其部队一起并肩作战,并且竭尽全力鼓动全朝鲜民众投入到革命的

① 廉仁镐(韩):《朝鲜义勇军的独立运动》,罗南出版社2001年,第72—42页。

② 廉仁镐(韩):《朝鲜义勇军的独立运动》,罗南出版社2001年,第81页。

斗争中去”。朝鲜义勇队创建时虽然只有 100 多人,但是他们的雄心很大,希望成为民族的先锋,把朝鲜人民团结在朝鲜义勇队的周围,唤醒朝鲜的民众,带领朝鲜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

朝鲜义勇队创建后,在美洲组织了“朝鲜义勇队”的后援会,带领美洲韩人社会进行抗日斗争。^①而“朝鲜义勇队”渡过黄河,进入华北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在华北地区居住着很多朝鲜人,而且离居住着 100 万以上朝鲜人的东北地区很近。“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在开展武装斗争以及宣传活动的同时,派遣人员到日军占领的华北地区主要城市开展地下活动。其后,又派遣人员到“满洲”和朝鲜半岛地区宣传、组织、动员更多朝鲜人民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

第五,信中特别强调说,“朝鲜义勇队”是为苏联而战斗的,即“朝鲜义勇队”正在中国与企图侵略苏联的日本作斗争。这一点是符合事实的。1941 年 11 月初到 1942 年 3 月末的 5 个月内,“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在八路军游击地区开展了武装斗争及宣传活动。根据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的资料,1941 年 11 月初,希特勒发动的“侵苏战争”已经过了 4 个月,即是“传来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处于危机的战报”之时,“朝鲜义勇队”认为,“作为一支弱小民族的抗日革命队伍”,他们的实际行动就是间接参加“反对侵苏战争”。^②朝鲜义勇队在八路军游击地区的抗日活动,其实也为制止日本军队侵略苏联作出了贡献,也就是把日本军队牵制在中国战线,而不让其侵略西伯利亚。

① [韩]姜晚吉:《“民族革命党”美洲总支部的活动》,《朝鲜民族革命党与统一战线》,历史批评社,2003 年,第 287—317 页。

② [韩]廉仁镐:《朝鲜义勇军的独立运动》,罗南出版社 2001 年,第 117—118 页;“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的资料指称是 1942 年 5 月 5 日制成的《朝鲜义勇军总决》。

这是苏联极其希望的。苏联早就想极力避免在其西部和东部与德军和日军同时作战的局面。苏联在预想到德国侵略苏联的情况下,于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与日军交战。^①对于苏联来说,在与德国交战的同时,又发生日军从后方侵入西伯利亚的情况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苏联希望中国能拖住日军,使日军无法把战线推进到西伯利亚。^②为此,斯大林或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表示与国民党合作开展抗日战争的希望。^③“朝鲜义勇队”积极地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配合在华北地区进行抗日斗争。

第六,信函中还提到,坚信苏联红军能够为了全人类的自由和幸福,歼灭希特勒及其法西斯轴心国家,并且希望苏联以后参加对日作战以消灭日军。

上述的朝鲜义勇队信函是在重庆的韩人独立运动阵营最早发给斯大林的。由此可见,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重庆韩人独立运动团体初步开展了对苏外交活动。

① 关于签订《苏日中立条约》,George Alexander Lensen, *The Strange Neutrality: Soviet - Japa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1 - 1945* (Tallahassee: The Diplomatic Press, 1972), pp. 1 - 34; 李嘉谷:《论“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其中国抗战的实际影响》,《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第54 - 73页;香岛明雄:《中苏外交研究,1937 - 46》,东京,世界思想社1993年,第47 - 93页。

② 1941年1月斯大林曾经对准备前往中国的军事顾问团代表崔可夫强调说:“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年中译本,第36页。

③ 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8 - 308页。

二 “韩国光复军”给斯大林的信函(1942年9月)^①

原文如下:

韩国光复军司令部从中国寄给斯大林的信

译自英文

苏联驻中国(重庆)大使馆

转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外交部)

1942年9月6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 И. 斯大林先生

阁下:

值此韩国光复军司令部在重庆建立两周年之际,我们,下面署名的军官,向阁下致以最诚挚,最深厚的敬意和表示欣喜。

自1905年起,朝鲜被迫同意同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签订任何不平等的协定。1907年8月1日,朝鲜王朝军队终于被解散。不过我们的官兵并没有放下自己的武器。我们开始最坚决、最勇敢地抗击外国强盗。这就是朝鲜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开始。由于我们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阻止日本侵略者,1910年朝鲜被日本吞并。而其余的军队把自己的根据地转移到了满洲和西伯利亚。这部分军队得到了被日本强迫迁居那里的朝鲜人民的支持和帮助,继续同日本人进行斗争。

朝鲜宣布,自1919年3月1日起独立,并成立了临时政府,所有朝鲜人军队不管在何地均在这个最高革命机构控制之下,并继续抗击日本。“沈阳事件”之后,由于朝鲜和满洲边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30,总卷225,案卷9,第31—32页。

境地区的朝鲜人游击队的力量大幅度增长,日本不得不把自己在朝鲜的驻军增加到三个师团。这迫使日本人对满洲当局加大压力,以镇压我们在满洲的革命活动。从这时起,我们作战的同志们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但在如此难以忍受的情况下,朝鲜的革命军队继续同日本军事机器进行更勇敢、更坚决的斗争。

中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国民政府迁往了重庆。朝鲜政府和朝国光复军司令部也随之迁往那里。

1940年9月8日,中国正式并且支持朝鲜军队成为抗日武装的组成部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成了我们的友军,此外,大西洋宪章为远东所有被压迫民族未来的自由和独立提供了某种保障。

阁下……(信中省略的这两行字因时间的推移,变得难于辨认——作者注)我们深信,如果您希望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以贵国英雄的红军加强远东盟军的战斗力,那么我们首先请求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给予我们适当的物资援助,这肯定会加强朝鲜的战斗力,而有助于盟军更迅速地取得胜利。

我们,下面署名的朝鲜国民军军官,恭请阁下注意,我们朝鲜人充满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消灭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不惜付出任何牺牲。我们充满信心彻底消灭日本战争机器,只有这样,敌人才永远不能夺取我们的自由。

在当前国际局势危急的关头,为世界上有您的杰出领导而感到由衷的欣喜。

向你表示敬意

总司令 李青天
副总司令 金若山(金元凤一作者注)
朝鲜国民军 印

1942年9月,“韩国光复军”给斯大林发出了信函。与上述“朝鲜义勇队”祝贺苏联红军建军日的信函相比,这次的信函是为纪念韩国光复军创建2周年而发出的信函。分析信函的内容如下:

第一,这封信函是以韩国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和副司令金元凤联合署名而发送的,从这一点可以认为,当时在韩国光复军内韩国独立党(以下简称韩独党)和民革党相互保持着独立性。

以李青天为总司令的韩国光复军,是在1940年9月,作为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旗帜下的军队而组建的。^①由于当时有“朝鲜义勇队”正进行活动,因此在国统区形成了以民革党为主的“朝鲜义勇队”和以韩独党(临时政府所属)为主的“韩国光复军”并存、竞争的局面。但是,于1941年春天以朝鲜义勇队的主力向华北进军为契机,中国国民政府希望完全控制国统区的韩人武装力量。1941年10月30日,中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给参谋总长何应钦下指示,把“韩国光复军”和在国统区留下的“朝鲜义勇队”同时归附到中国军事委员会,并且由参谋总长统一指挥调配。1942年5月15日,中国军事委员会命令朝鲜义勇队编入光复军。^②

在此之前,国统区的“朝鲜义勇队”已经对国民政府提出要求,如果被编入到“韩国光复军”,“朝鲜义勇队”的队长金元凤要当“韩

①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管理处编:《“申报”有关韩国独立运动暨中韩关系史料选编(1910—1949)》,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78—379页。

② [韩]韩诗俊:《韩国光复军研究》,一潮阁出版社1993年,第164—165页。

国光复军”的副司令,而且“朝鲜义勇队”要成为光复军的第一支队。因此,在1942年5月15日的中国军事委员会命令中,决定增设“韩国光复军”副总司令一职,任命金元凤为副总司令,并将“朝鲜义勇队”整编为“韩国光复军”第一支队,而原“韩国光复军”整编为第二支队。^①由此可见,“韩国光复军”虽然统一在一个旗帜下,但是“民革党”的第一支队和“韩独党”的第二支队却依然各自独立存在。正因如此,总司令李青天和副总司令金元凤才各自代表光复军第二和第一支队署名致信斯大林。

第二,信函中介绍了韩人的抗日斗争历史,有趣的是该信从“韩独党”立场——即“临时政府”正统论的视角上介绍了抗日斗争历史,并没有提到“朝鲜义勇队”及其母胎“民革党”的历史。由此可以看出,“民革党”和“朝鲜义勇队”实际上承认了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正统性。

信函中提到,1907年8月1日,朝鲜王朝军队被日军强制解散,但官兵们并没有放下自己的武器,而开始进行坚决、勇敢地抗击外国侵略者。此后幸存下来的武装力量在“满洲”和西伯利亚坚持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信函中特别强调,1919年3月1日朝鲜民众宣布独立并成立临时政府后,所有朝鲜武装力量不管在何地均在“这个最高革命机构”领导之下开展了抗日斗争。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朝鲜武装力量在朝满边境地区继续开展了抗日斗争。中日战争爆发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韩国光复军司令部迁往了重庆。1940年9月8日,蒋介石国民政府“正式承认朝鲜武装力量成为抗日武装的组成部分”。

“民革党”在1938年10月组建了朝鲜义勇队,并开展了积极斗争。然而,1941年6月,“朝鲜义勇队”的主力进入八路军活动

^① [韩]韩诗俊:《韩国光复军研究》,一潮阁出版社1993年,第165-166页。

地区的太行山区后，“朝鲜义勇队”受到了国民政府的谴责。国统区留下的“朝鲜义勇队”为摆脱尴尬的情况和原“韩国光复军”进行了合并。最初“民革党”主张，“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合并组建“朝鲜民族革命军”，而“韩独党”则主张“朝鲜义勇队”编入到“韩国光复军”，最终按照后者的主张进行了合并。^①

这样在抗日历史的陈述中“临时政府领导抗日斗争”的论点代表了“韩独党”的立场。信函中只记载“韩独党”的历史观，说明重庆的“民革党”处在非主流的困境之中。

第三，信函称韩国独立运动阵营为红军的同盟军，并请求提供物质援助以加强光复军的力量。中日战争爆发时，美国和英国并没有向中国提供任何援助。虽然苏联并不是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作战国，并已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但苏联仍以贷款、提供武器等形式帮助中国，充当了盟国的角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联更明确地表示抗击德国和日本的立场，虽与国民政府在新疆问题上有了一些矛盾，但苏联并没有停止援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韩国光复军”也并没有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援，在非常需要盟国帮助的情况下，于是自称苏联红军的同盟军并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

此外，在朝鲜半岛的独立问题上，苏联的态度也很重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李承晚身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代表向美国国务院递交国书时，美国国务院明确地说，美国要彻底研究朝鲜半岛的独立问题，而该研究一定要考虑到中国、苏联、英国等盟国的态度。^②由此可见，在朝鲜半岛独立问题上，苏联拥有自己的影

① [韩]韩诗俊：《韩国光复军研究》，一潮阁出版社1993年，第165页。

② Memorandum, Div of Far Eastern Affairs(Hamilton), December 20, 1941, File FW 895.01/54.

响力。

第四,信函向斯大林请求“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苏联承认“临时政府”对韩国独立运动阵营非常重要。当时“临时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国民政府和美国请求承认其合法性,国民政府虽有意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但因美国政府的反对,国民政府迟迟没有给予肯定答复。^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临时政府”能够得到苏联政府的承认,这无疑会巩固临时政府的国际地位。

美国反对中国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理由是,如果中国承认由其完全控制下的“临时政府”,会引起苏联的不满。19世纪末以来,朝鲜半岛是日本、中国、苏联争夺的地区,苏联在朝鲜半岛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为了对付朝鲜半岛、中国、甚至东南亚地区的日军,美国迫切需要苏联的帮助,如果因“临时政府”承认等敏感问题,使中苏之间发生矛盾会破坏对日同盟战线的构筑,对战后东北亚的安全保障也会产生负面影响。^②由此看来,在承认“临时政府”的问题上,苏联掌握了决定权。若苏联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表示肯定态度,则美国以及国民政府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承认问题也会朝有利的方向发展。但当时苏联已与日本签订了《苏日

① 1942年4月18日,美国驻中国大使 Gauss 向国务院报告说,中国政府决定及时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而美国国务卿赫尔则命令向中国传达美国目前没有承认韩国任何团体的意向。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2, Vol. I, Korea, pp. 872—873, “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Chungking, February 18, 194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2, Vol. I, Korea, pp. 873—875,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 Washington, May 1, 194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2, Vol. I, Korea, pp. 875, “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Chungking, May 7, 1942.”

② Institute of Asian Culture Studies, United States Policy Regarding Korea: 1834—1950, (Seoul: Hallym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55—90.

中立条约》，并极力避免与日本的正面冲突，所以苏联绝不能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但对“临时政府”来说，也不能放弃获得承认的努力。

第五，信函以对苏联和斯大林表示友好的话语来结束。信函说，署名的“韩国光复军”领导（总司令李青天和副司令金元凤）的名义恭请阁下注意，朝鲜人民将满怀决心，彻底消灭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不惜付出任何牺牲。同时表示，“在当前国际局势危急的关头，为世界上有您的杰出领导而感到由衷的欣喜”。

三 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给 斯大林的信函(1943年2月)^①

原文如下：

朝鲜民族解放同盟致斯大林的信

译自中文

苏联驻华(重庆)大使馆

转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外交部)

1943年2月

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大林同志：

无比英勇的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取得伟大的胜利之后，继续以不可阻挡之势迫使德国军队退往第聂伯河。正在此时迎来了红军建军二十五周年。我们首先代表朝鲜共产主义全体拥护者向您，我们敬爱的斯大林同志，以及全体红军战士和指挥员致以诚挚的敬意。朝鲜共产主义拥护者，数百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30，总卷 225，案卷 9，第 37 页。

万男人和妇女,正在为解放而斗争的战士们,向我们的战友,开始强大反攻并取得惊人胜利的红军,表示我们诚挚的敬意。我们坚信,并且希望在您的英明领导下,红军将进行更坚决的斗争,彻底消灭希特勒强盗的军队和其他侵略者,解放一切被压迫的民族,保障全人类永久的和平。

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总秘书张信修(Цзян Син Шю)

1943 年 2 月 23 日

这是为庆祝苏联红军建军 25 周年,而由“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简称为“解放同盟”)的总秘书张信修(Цзян Син Шю)给斯大林的信。

1935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苏维埃发表宣言,提议同国民党成立抗日统一战线。受中国国共合作趋势影响,在关内韩人独立运动者如金星淑、朴建雄于 1936 年在上海组建了“解放同盟”,并出版其机关刊物“民族解放”。^①

虽然“解放同盟”的势力并不大,但却为中国境内朝鲜人民的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解放同盟”在维持其独立组织运作的同时,提出组成朝鲜人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为朝鲜左翼独立阵营的联合体,即“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的建立发挥了重大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解放同盟”同样为将朝鲜左翼独立势力联合到以右翼势力为主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旗帜下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解放同盟”的总秘书金星淑名字的中国发音为(Jin Xing Shu),与张信修的朝鲜语发音非常相似。致信斯大林的解放同盟总秘书张信修可能就是金星淑,

① 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237 页。

分析金星淑致斯大林的信函内容如下:

第一,信函首先庆祝苏联红军建军 25 周年,同时祝贺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役中取得胜利。1942 年夏,德军在苏德战争中取得了南部战线的胜利,并渡过顿河,逼近到伏尔加河环绕的斯大林格勒市。然而,逐渐恢复元气的苏联红军在 1942 年 12 月,反而将 30 万名德军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并于 1943 年 1 月末围歼了被困的德军。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役的胜利起,苏联转守为攻。“解放同盟”的信函还赞扬道:“无比英勇的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取得伟大的胜利之后,继续以不可阻挡之势迫使德国军队退往第聂伯尔河。迎来了红军建军二十五周年纪念日。”

第二,有趣的是信函中并没有介绍“解放同盟”。在“朝鲜义勇队”或“韩国光复军”致斯大林的信函中都详细介绍了各自的活动,但在此信函中却没有提及“解放同盟”的成立过程或其活动。这恰好反映了当时“解放同盟”的实际情况。当时“解放同盟”虽然是一个政党,但几乎没有党员,已经有名无实。

第三,信函表示这封信函是代表朝鲜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其支持者发出的。“解放同盟”希望以此表示其是为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核心。

通过此信函可以发现,重庆的“解放同盟”希望自己发挥更独特的作用,即成为重庆朝鲜人与苏联的联系通道。当时在重庆的朝鲜独立阵营中,以金九为核心的“韩独党”得到了国民党 CC 派的支持和支援,而以金元凤为首的“民革党”则受三民主义力行社(蓝衣社)康泽派的支援。^①重庆的两大韩人独立运动团体都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这对苏联来说未必是件好事。但“解放同盟”就有所不同,由金星淑、朴健雄、金在镐(化名为胡建)、辛政晚夫妇等

^① [韩]金学俊:《革命者们的抗日回想》,民音社 1988 年,第 114 页。

10 余名成员来组成的“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是当时在重庆唯一信仰共产主义的韩人独立运动团体^①，他们被称为真正的共产党员。^②

正因为处于这样的特殊地位，“解放同盟”才更亲近于苏联，并希望苏联了解朝鲜半岛内外有许多亲苏共产主义者及其拥护者，而重庆的“解放同盟”是其核心。

四 政党、社会团体给斯大林的信函(1943 年 5 月)^③

原文如下：

旅居中国的朝鲜政党和其他团体致斯大林的信

译自中文

苏联驻华(重庆)大使馆

转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外交部)

1943 年 5 月, 重庆

致约瑟夫·斯大林阁下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阁下：

当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迅速高涨, 苏维埃俄国在东线, 联合国其他军队在北非同时取得重大胜利的今天, 我们自由的朝鲜人, 在重庆召开群众大会, 祝贺英勇的联合国所取得的胜利。同时, 我们向您, 联合国的领袖, 表示最深切的敬意, 并希望继续领导联合国的军队直到消灭德、意、日法西斯军国主

① [韩]金学俊:《革命者们的抗日回想》,民音社 1988 年,第 115 页。

② [韩]金学俊:《革命者们的抗日回想》,民音社 1988 年,第 117 页。

③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30,总卷 225,案卷 9,第 61—62 页。

义者,全人类享有永久的和平与幸福时之止。我们还表示我们的下述愿望:

一、为保障我们的人民永远生存和全人类真正的和平与幸福,我们要求完全独立。

二、我们坚决反对战后对朝鲜进行所谓国际托管或监督的任何建议,因为这不仅违背我们的意愿,从战略的观点观之也不利于对日作战的事业,并且违背罗斯福—邱吉尔宣言的精神。

三、我们坚信联合国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共同的敌人日本将遭到失败,我们更加渴望团结我们的力量,同日本进行斗争。毫无疑问,我们将把自己贡献给伟大的,为之最后浴血奋战的事业。

四、我们请求联合国把我们的人民视为抗日斗争中的重要力量,并给予我们经常性的援助,首先是承认我们的临时政府。

我们再一次请求阁下接受我们的最深切的敬意。

韩国独立党

朝鲜民族革命党

朝鲜民族解放同盟

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

朝鲜妇女爱国者联合

朝鲜青年联合

发起在重庆组织的自由朝鲜人民群众大会主席团

中国重庆

1943年(大韩民国二十三年)5月10日

1943年5月10日,韩独党、民革党、解放同盟、朝鲜无政府主

义者联盟、朝鲜妇女爱国者联合、朝鲜青年联合等 6 个重庆朝鲜独立运动团体联名向斯大林致信，表示朝鲜人共同的希望。

韩独党、民革党、解放同盟和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等 4 个政党包含了国统区内所有的韩人民族独立运动政党。“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是种种被称为“朝鲜革命者联盟”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柳子明、柳林等朝鲜无政府主义者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后在上海组建了“朝鲜革命者联盟”，并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夕将本部迁移到南京。该联盟放弃了原有的反共态度，主张建立统一战线。^①于 1937 年 11 月 12 日，其联盟与“民革党”、“解放同盟”共同组成了“朝鲜民族战线联盟”。^②此后，其成员一直积极参加“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的活动。1938 年 10 月 10 日“朝鲜义勇队”创立后，柳子明任“朝鲜义勇队”指导员，但其党的势力和影响力仍然非常微弱。^③

除上述 4 个政党外，青年团体和妇女团体也一起联名向斯大林致信，这意味着这个时期，无论倾向于右翼或左翼，韩人独立运动团体之间的关系比从前大幅改善，更加团结。从 1919 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来，在中国关内地区的韩人独立运动团体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各势力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甚至在中日战争爆发后，这种分裂现象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严重。右派势力组建了“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而左派势力则组建了“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分别开展各自的工作。

但到了 1942 年末，这种分裂局面发生了变化。1942 年 10 月

① [韩]廉仁镐：《金元凤研究》，创作与批评社 1993 年，第 207 页。

② 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241 页。

③ 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第 247 页。

20日至23日,在重庆进行了“大韩民国临时议政院”议员补缺选举。通过选举,一共选出了23名新议员,原只有23名议员的“临时议政院”人数增加了一倍。原有的23名议员都是“韩独党”党员,而新选出的23名议员中,只有6名是“韩独党”人,13名分别属于“民革党”、“解放同盟”和“革命者联盟”等左派政党,其他4名为无党派人士。^①通过这次补缺选举,虽然“韩独党”仍然占据优势,但从此“临时议政院”由国统区的所有独立运动团体组成,之前远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或被临时政府排除在外的独立运动团体都聚集到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旗帜之下。这充分显示韩人独立运动团体已经团结起来。分析联名信函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信中坚定地表示,“我们坚信盟军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共同的敌人日本将遭到失败,我们期望更加团结我们的力量,同日本进行斗争,毫无疑问,我们将把自己贡献给伟大的,为之最后浴血奋战的事业”。

第二,信中向盟国请求,首先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将韩国人民视为抗日斗争中的重要力量之一,并给予经常性的援助。其内容与1942年9月“韩国光复军”向斯大林请求的大致相同。

第三,信中坚决反对“战后对朝鲜进行所谓国际托管或监督的任何建议”并要求“完全独立”。其理由是:一、违背朝鲜人的意愿;二、从战略上看也不利于对日作战的事业;三、违背罗斯福—邱吉尔宣言的精神。

1941年8月,也就是苏德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通过大西洋宣言,宣布“恢复被剥夺主权和拥有自己

^① [韩]廉仁镐:《1940年代在中国左翼韩人的临时政府参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80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国家保勋处1999年,第536页。

政府的权利的人民的权利”。^①信函指出,国际托管和监督与这一宣言矛盾。为更多的韩人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必须要保障完整的朝鲜独立。

“国际托管和监督”是美国确立对朝鲜半岛政策时提出来的。美国政策决策者认为,“因为韩国人民缺乏自治能力、自卫能力和经济自立能力,日本败战后韩国至少需要列强花一代人的时间保护、指导及援助后,才能走上近代国家的道路”。太平洋战争时期以“托管”为基础的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就是由此而来的。^②

1943 年盟国在战争中占优势时,对朝鲜半岛实行“国际托管”的方案在列强之间开始全面讨论。1943 年 3 月 27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对战后亚洲问题进行了商讨。会谈中,罗斯福总统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朝鲜半岛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来实行国际“托管”的方案。^③这件事转到重庆的韩国独立运动阵营后,他们感到非常愤怒。从信中可以看出,1943 年 5 月,韩人独立运动阵营已经得知了朗登所说的战后列强对朝鲜半岛的托管或监督这一政策。

“临时政府”认为,这种托管或监督政策特别是与列强不承认“临时政府”的政策有关。“临时政府”预计在战争期间不会得到列强的承认,甚至战争结束后,“临时政府”希望主导的朝鲜半岛秩序将被列强的监护或监督机制所取代,即共同“托管”体制。“临时政

①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operative War Effort,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1932, Executive Agreement Series 236(Washington, 1942), p. 4.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2, Vol. I, Korea, pp. 873—875,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 Washington, May 1, 1942".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March 27, 1943," FRUS, 1943, Vol. III, p. 37.

府”不能接受盟国对朝鲜半岛的这种政策,因此在信函中明确表示“我们要求完全独立”,以此来表示拒绝盟国托管或监督的政策。他们不仅将上述内容的信件发给了苏联,同时也发给了美国、中国、英国等国家。

结 语

从上述几封信函可以推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的韩人独立阵营为与苏联取得联系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那么,苏联对这些信函会作出什么反应呢?苏联并没有作出任何直接反应。这一点从对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列多夫斯基的采访中得到证实。据他所说,苏联政府已知道当时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军队及共产党军队中有一部分朝鲜人一事,苏联大使馆与韩国独立运动者只保持着非正式的个人关系,列多夫斯基以个人身份接见了几位韩国人。^①

列多夫斯基还强调,苏联政府及苏联驻中国外交官或军事代表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或韩国武装力量不可能建立正式关系,这种行为会导致苏联与日本的关系更加紧张和复杂。苏联打败德国之前,苏联要避免给日本任何发动对苏联战争的一切借口。^②综上所述,不管韩人领导者怎样致信斯大林,苏联都不会承认“临

① 2004年笔者之一金东吉采访列多夫斯基中得到证实。列多夫斯基曾历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一秘(1940—1945)、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事官(1946—1949)、沈阳苏联总领事(1950—1953)、苏联外交部远东局次长(1953.7—1955.2)、美国的苏联大使馆公使(1955—1959)、缅甸苏联大使(1959—1964)、苏联共产党对外政治部负责人(1965—1980)。1980年至今,在苏联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中苏关系史。

② 资料来自对列多夫斯基的采访。

时政府”，也不会向韩国武装团体提供物质援助。

但在 1945 年 2 月雅尔塔会谈中，当罗斯福向斯大林提出对朝鲜半岛实行“国际托管”年限时，苏联采取了否定态度。当时美国提出盟国要实行 20—30 年的“托管”，并可以延长。对此，斯大林主张“托管”时间越短越好，美国终于接受了苏联的建议。^①于是，1945 年 12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三国外长会议中，美、英、苏三国决定对朝鲜半岛的统治时期限定在 5 年以内。^②

(作者金东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者；
廉仁镐，韩国首尔市立大学国事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刘 兵)

①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Diplomatic Papers,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Washington, 1945), p. 770.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Moscow Meetings of Foreign Ministers: December 16—27, 1945(Washington, 1946), pp. 14—16; Department of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December 30, 1945, p. 1030.